

戰爭

路德維希·雷恩著

馬 炯 南 譯
伊 風
韓 世 鐘 校

战 争

〔德国〕路德维希·雷恩著

馬炯南 伊風 譯

韓 世 鐘 校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·北京

Ludwig Renn

KRIEG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 850 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063 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 647 字数 255,000 册本 850×1160 1/32 印张 10 $\frac{7}{16}$ 插页 2

195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1—7500 册

定价 (3) 0.95 元

进 軍

整裝待發

下动员令的那天，我当上了下士。我不能够亲自去辞别母亲，因此就写了封信去向她告别。开拔的那天，我接到她的回信：

亲爱的孩子：你得保持忠实，坚持真理，这就是我对你的赠言。我们这儿已经忙不开了。你哥哥也已应征入伍，往后一切都得我们两个女人家自己干了。孙儿们还顶不了什么事。随信附寄暖袜一双。祝你一路平安！

母字

我把信插进我的信夹，便到兵营食堂去再买一些信纸。人们在通道上跑来跑去。食堂的柜台前面站满了人。

“喂！路德维希！”齐赛把一杯烧酒推到我的面前，呲牙咧嘴地笑着说：“为第一个俄罗斯人干杯。”

我跟齐赛碰了碰杯。

那个绰号“珍珠”的玛克司·杜姆斯基正坐在桌子上，搅动着两条悬空的腿。他望望这个人又看看那个人，脸上挂着微笑。

后面，一个矮矮胖胖、满面鬍鬚的下士，正在大发议论：“狗崽子们！让他们瞧瞧德国人的厉害。”他吸了一口气：“我了解那

些人。我在巴黎待了三年，可沒有白待！只要來一個德國民兵，他們拔腿就溜！”

我買好信紙，便走了出來。“珍珠”跟在我後面追上來，我連瞟也不瞟他一眼。

“不高興嗎？”他問。

“不，高興。”我冷冷地回答。

“那末干嗎不在那裏待一會兒？”

“那種談話可叫我受不了！”

我說了這話他就不再吱一聲，可是我看出他還有話要跟我講。

等到我們倆走進了宿舍，我便在一張小凳子上坐下，問他說：“唔，你有什麼事呀？”

他坐在一張桌子旁邊，帶着一種期待的神情望着我，根本沒有把我這句問話當作一個問題看待。

“你害怕戰爭嗎？”我問。

“別人全都高興呢。”

我思索了一下。他現在所煩惱的，無非是有關戰爭和死亡的危險這一類事情。

“路德維希！”

我吓了一跳。他從來也沒有叫過我的名字路德維希。

“我沒有父親，”他說這句話，好像要開始向我傾訴身世。叫我怎麼才好呢？握住他的手嗎？可是這位珍珠絕對不是多愁善感的。

“瑪克司，”我說，“但是你有個兄弟呵！”我不免覺得難為情。

他極其沉靜地凝視着我。他竟然已經明白了我的意思！而平時他連最簡單的事情也常常弄不明白。

他並沒有顯出喜悅的神情，什麼話也不說，只管整理着自己的東西。我把沉甸甸的行軍袋揹上了肩膀。我也不指望他再說什麼話了。幾個人吵吵嚷嚷地跑了進來。我又到廁所里去了一次，然後下樓去排隊集合。我只覺得我的眼睛在不由自主地東張西望，心里却兀自在沉思默想。我的兩條腿不斷地往前移，雖然行軍袋是沉重的，我可滿不在乎。

火車旅程

我們在營房的操場上站隊。在我們後邊，貨車正在上軌。法賓中尉一路高高兴兴地走來。他那寬闊的肩膀上揹着一只漆成黑色的小軍糧袋，那袋子就像小學生用的書包。他走到我們跟前來，說道：“我跟你們用不着客套。我們好比是一家人。謝天謝地，我們的大家庭里還有一顆‘珍珠’呢。”

我們都笑了。這倒好極了，我想；後備兵一上來就知道我們的中尉是個什麼樣的人物。雖然大家都把珍珠當作一個傻瓜，可是差不多每個人都喜愛他。

“第三連立正！各排向右轉！開步走！立——定！全連開步走！”軍樂演奏起來了。鼓聲咚咚，在營房的牆壁之間引起回響。我在第一排。營房門前的一大羣人爲我們讓路開道。

“愛彌爾，好好干！”有人叫道。

“烏啦！”幾個小孩尖聲地叫着。

“又跟一八七〇年一樣啦^①。”我聽見有人低聲說，接着便看到一位老先生的面孔，臉上那一雙灰色的眼睛親切地瞅着我。

^① 指普法戰爭。

“当年我也是这样开拔的，”他对我說，那时我正走过他身边，同时还看到别的几个人。

有人把一束丁香擲在我胸上，我一手接住，又向四周打量了一下，只見一个姑娘站在街边，帽子压得很低，在对着我笑。

戴着大帽子的女人們撐起了淡色的陽傘。我突然在右面的人羣中看見了我的叔叔。他举起帽子揮舞，并且对我笑着。我不知道怎样去回答他，觉得很窘。可是我很高兴。咚，咚，咚，鼓兒在鐵路桥梁上面敲响，一会儿，又响了起來，咚，咚，咚。

我們走进了裝运貨物的車站，放下了行李，等候火車。几个女人走来走去，拎着那飾着鮮花的籃子，分發小面包和巧克力糖。

火車漸漸地开进站來，是一列貨車，車門上裝飾着一些樺樹條兒。有一节三等車，是專供軍官們乘的。車廂壁上写着粉筆字，还画着一些戴法国帽的头大身小的男人像。

空前絕后的机会！

免費旅行！

只消几顆子彈！

直搗巴黎！

一声令下。

“第三連集合！拿起行李和槍枝！上車！”

人們湧向車門，为的是搶先上車，搶到好的座位。貨車里的座位都是些沒有靠背的長凳。我不慌不忙。几个中尉在列車旁边跑过来。有人在車廂里嚷着些什么。火車头噴着一团团的黑煙，慢吞吞地在軌道上駛过来。又有人叫嚷了。这一下引起了我的注意。珍珠不是已經朝着我嚷了好多次了嗎？

他从貨車里探出头來說：“我已經替你找到了一个座位。”他

說完便縮回身子，和車廂里一個人爭吵了起來。原來每逢他探出身來喊我，車廂里的人就想趁機會搶那個座位。

“喂，你幾時才能坐進來呀？”中尉叫道。

珍珠已經替我在車廂左邊留下了一個座位。我可以在那兒倚壁而坐，却不能向外眺望。

車外還有各種的呼喊聲。汽笛一鳴，火車慢慢地駛出去了。上哪兒去呢？有人說，到俄國去。俄國是怎樣一個國家？這兒陽光普照，至於俄國，我只能把它想像成一片灰暗的荒野。

“車子正往西開！”有人在開着的門口叫嚷着，“車子剛剛拐了彎，是到巴黎去呀！”

“烏啦！烏啦！”車外有孩子在尖聲地叫嚷着。

在車輪有節奏的隆隆聲中，門旁的人唱起“德意志，德意志高於一切”，接着大伙兒都唱起來了。隔壁車廂里的人正在憂郁地慢慢唱着：

瑪麗，瑪麗，我的名字叫瑪麗，
我在連隊里，別人把這個名字給我取。
叫我去當侯爵夫人，我也不干，
她的生活哪里抵得上我的歡！

“烏啦！”孩子們又叫了起來，我們又唱起一支歌來酬答他們。陽光把那些站在門旁的人照得滿臉通紅。我看見齊賽露出一口潔白的牙齒笑着，顯得滿懷高興，因為我們出發了。

一會兒，天色很快就黑下來了。車廂里，由於太陽整天都晒在車頂上，所以依舊很熱。火車開得慢了，終於停了下來。

一縷亮光投射在右面的車廂壁上。

“下車領口糧！”

大家醒過來，伸伸懶腰，站了起來，在黑暗中摸索自己的食

罐和刀叉。手电筒閃着刺眼的亮光。

我們爬過了長凳，走出車廂，被領到一所大木棚里去。那里放着一張張用新砍下來的木材做成的桌子，桌上都放着碳精燈。女人們正在櫃台後面分發牛肉面。一位穿着上校制服的老人正在走來走去，他那一頭白髮從淺淺的帽子下面披垂到厚厚的肩章上。

車子繼續前進。車輪有節奏地響着。一陣涼風吹進車廂。珍珠把整個身體都靠在我身上，最後，他的頭也倒在我的膝上了。這麼一來，他差點兒惊醒過來，不過，他立刻又靠到我身上來了。我還沒有睡，也並沒有想心事，但總覺得不大定心。

我給吵醒了。有人在背後推我。“請讓我過去，我小便急了。”

我把珍珠向我身邊一拉。他並沒有醒。那個士兵非得把人們接二連三地吵醒不可。等他走回來的時候，這些給吵醒的人大多數又睡着了，他們再一次給吵醒。天又黑又冷。四周是一片不安。

我又醒了。這是黎明時分。珍珠還睡着。他顯出一付骯髒而可憐的樣子。有幾個人正在伸拳舒腿，打着呵欠。

雖然太陽已經升起，天氣却更冷了。珍珠醒了，睡意朦朧地對着我笑。

“我餓了，”他說着，便動手去打開長凳下面的行軍袋，不料他的頭却撞到前面那個人身上去了。

“讓別人睡會兒，行嗎？”那人埋怨道，接着也醒了過來，吃起東西來了。

車停了。

“下車領咖啡！”

“好了，大家又可以舒展舒展筋骨了。”

我們走了下去，舒展舒展身子，四下跑跑。我們的冒着烟的隨軍廚車如宝座一般設在一輛露天的貨車上。穿着大衣的炊事員們正在把咖啡舀到鐵鍋里去。

我們又上了車。有时我看見房子和樹木在車外飞过。我想站起来，可是四周都堆滿了行李，根本沒有插足的余地。

車外，孩子們都在喊着“烏啦”。我們唱起歌來。有些人在膝蓋上玩着紙牌。

薄暮降臨了，接着是黑夜。長凳越坐越顯得硬，我斜靠在左邊的壁上，彎曲着身子。

“那是萊茵河！”

人們都湧到門口去。我稍微試了一下，便不想跑過去了。隔壁車廂里的人已在唱着“守望着萊茵河”這一支歌。我能有機會經歷一次戰爭，難道還不幸運嗎？反正戰爭是一種解決問題的辦法。虛度青春而沒有經歷過一次戰爭的人是多麼不幸呀！

我燃起一支烟卷。長夜漫漫。我斜靠在震動的車廂壁上，想坐得舒服些。我正要坐好的時候，珍珠滑跌到前面去了，我用力拖了他一把，使他重新坐好。我腰痛得醒了好幾次。我的頭好像撞着了什麼東西，原來是伏在我膝蓋上的珍珠的腦袋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跟珍珠掉換了一個位置，這樣我就能夠換一個姿勢坐坐。車外，太陽又升起來了。人們在車門口談論眼前的景物。那兒好像有葡萄園和破壞的古堡。我又睡着了，到中午才完全醒過來。

人們看起來多髒，臉都沒有刮過，可是他們倒能自得其樂……

到达某站时，我們吃了一頓中飯，然后再上車。人們在門口說，我們現在正在經過一個樹木茂盛的森林幽谷。

車停了。

“下車！”

我們跨過了長凳，爬了下去，看到車站和許多小房子。遠處屹立着一座樹木蔥蘢的山。我們遍身僵硬。我們把行李放攏在一起。

“我們現在到了哪兒啦？”我問齊賽。

他只是笑。

“馬上就可以查出來，”一個年齡較大的班長非常明確地說；他顯然是當教師出身的。

“我有張地圖——我看，我們一定在這兒，這一部份。”

那張地圖顯然是從學校里的整本地圖上撕下來的，因此並不詳盡。不過我們仍然看得出，我們距離法國國境還有一段路。

這時候隨軍廚車和貨車已經一節節給拆開，拖到月台那兒去了。我們不等東西卸下車來，便沿着一條小溪向前走去。太陽還很炎熱。可是我們坐了這麼久，一走動，就覺得精神煥發。不到一個半鐘點，我們到達了一座村莊。管理宿舍的軍官們正在村口等着我們。

“第一排住這所倉房！”

“里面稻草不夠呀！”

“他們說，現在一點辦法也想不出了。”

我們放下行李，跑出屋子，走上大街。我們很高興，買了一些酒。這兒的酒很便宜。我帶了我的酒，跟齊賽一起，坐到我們倉房後面的一部馬車上去。月色皎潔。一陣潮濕的薄霧正從河

上裊裊上升。在这月白風清的夜里，我們又散了一回步。當我們回到倉房里，摸索自己的舖位時，所有其他的人都已經鼾聲如雷了。

行 軍

第二天，我們開始行軍。接連几天都很熱，山路我們又走不慣。開頭几天，好多人都不免了要解開上衣，用手帕復在頭上，在山路旁山梨樹的陰影里躺一陣。後來我們倒也漸漸習慣了。我們爬過了幾個高峯，來到一個深谷。那邊的道路又陡峭地上升，通到一個樺樹密佈的山坡。我們在高峯上的時候，就已經看到我們正向着一座位於最高山頂的村莊前進。我們開頭幾次行軍，路程並不長。今天人家已經覺得我們有很大的成績了。

我們不得不休息了幾次。我們已經在一個峽谷里接連向上走了好幾個鐘頭，太陽熾烈地照在谷中。後來地面漸漸平坦了。山路向右拐彎。只見那座小村莊緊緊地擠在山頂上。路上停着大炮和彈藥車。

我們走到一片田野里，搭好營帳。陽光還很炎熱。我們把全身被汗水浸透了的衣服脫光，掛在外面，然後在營帳里躺下。我睡不着。天氣太熱了。淡褐色的陽光，穿透頭頂上的帳篷布，直射進來。我就這樣躺了一小時光景。

“隨軍廚車來了！”

我們衣服還沒有穿好，就跑出去領食品 and 咖啡。

後來我跟齊賽和珍珠坐在一個斜坡上，從這兒可以看到遠處的山谷和山脈。我覺得四肢輕鬆。陰影爬上了山嶺。周圍漸漸昏暗，但高峯上仍有一絲陽光。

远远傳來一陣奇怪的隆隆聲，猶如輕輕的搗鼓一般，越來越響。這聲音中突然夾雜着一種吹奏樂器的聲音。我們營帳里的人都向村莊跑去。齊賽也奔了過去。也許是團部的樂隊在演奏。

接着我們向比利時邊境出發。自從隊伍開拔以來，我從來沒有修過臉，面頰上長滿鬍鬚，金黃透明，十分柔軟。我覺得有點不大整潔。有些人打算等到戰爭結束以後才剃鬍子呢。我本來也樂意這樣做，不過我想，要是仗長期打下去，就沒有時間剃鬍子，恐怕只好讓它長下去了，也許別的人鬍鬚比我還要長呢。

有一天下午，軍官們走了短短一段路以後，在路旁一棵枝葉稀疏的大樹下坐着。有幾個軍官在玩牌。那位到處討人厭的、身材瘦瘦的上尉坐在草地上；身材高大的法賓中尉，手里拿着一把理髮剪子，已經把上尉的半邊頭髮剪好了。他用手臂做着各種各樣的姿勢，喀嚓喀嚓地剪着。

“現在，上尉先生，你必須答應我一個條件，”他叫道，“否則我就不再剪下去了。”

“我以後會幫你忙的！”

“要我剪下去，除非上尉先生答應我這卑謙的請求。”

“你要我半條命也可以。”

“我求你，上尉先生，別跟我開玩笑。”

“那麼，你要什麼？”

“唔，我先得想一想。”

“那更妙了，要是你想不出什麼來，難道就不給我剪下去了嗎？”

“上尉先生，你總得讓你可憐的中尉有時間想一想呀。”

附近，突然笛聲尖鳴，鼓聲咚咚。中尉跳了起來，高喊着說：“第二營開來了！”接着他就拿着剪子跑開了。

上尉坐在草地上詛咒着說：“流氓！給你一瓶香檳酒！這笨蛋沒有聽見！”

我們的營長坐在旁邊，笑得前俯後仰。

我們抵達了比利時邊境。我們在那里歇了一下。據說這兒的道路給破壞了，並且設下了許多障礙物。

我們繼續行軍，經過了一所稅關，接着是一塊寫着法文的路標。

“路壞在哪兒呢？”我急忙問道。

“哦，正在你腳底下面踩着的地方啊！”齊賽笑道。

原來就壞了這麼些嗎？只不過路面上有幾塊石頭剝落了，路邊有許多樹樁，這些樹都是在離開地面一公尺多的地方給砍斷的，枝干橫在草地上，這都是些我從來沒有看見過的整齊而挺直的松樹。難道他們以為這樣就把路塞住了嗎？我真為那些美麗的樹木可惜。

電綫給切斷了，從電綫桿上垂掛下來，我們因此無法通電話。右邊有一所小房子。有個人斜倚在門口，帽子罩到眼睛，瞪着眼看我們。那人顯然恨透了我們。

人們既然要相互殘殺，那又何必必要相恨呢？

越過邊境向前去一些，人們就比較友善了。可是那些比利時人一直使我感到害怕。每天晚上我們都小心放哨。無論在哪間屋子里，軍官們都不敢單獨睡覺，因為人們曾談起過晚上發生的謀殺事件，又說比利時人殘忍得可怕。

愈往這個國家的內地走，山地便愈多。我們經過了青翠的大樹林，然後來到了一個山谷，谷中有許多別墅，還有一座小鎮。我們在鎮後面爬上一座險峻的山頭，因為我們必須在離開大道較遠的地方過夜。

中午，有时候陽光照在光禿禿的山腰上，显得異常綺麗。山坡原是光禿禿的，陽光照在上面，显出黃褐色，可并不是一种使人抑郁的光綫，只有它那一閃一爍会引起我身在異乡之感。

我們漸漸走近馬斯河。听說那里有战斗。有一天傍晚，我們到了一个村庄，这时大家全都認識到，这里是进入大会战前的最后一个宿營地了。

第二天，我們还駐紮在那兒。我們共同向我們所住的那个农家买了一只猪，在他的菜园里升起一堆小火烤着。柴赫班長也参加了进来。近几天，他显得很沮丧。現在他把头伏在膝盖上，坐在火堆旁边。

“我不能回来了，”他說。

我应当回答什么呢？当然，齐賽跟珍珠两个人一言不發。我成了他唯一希望能够回答他的人，或者他不希望回答嗎？

当了一年士兵的拉姆也在場，他那双沉靜的大眼睛望着柴赫。我第一次看見拉姆，就喜欢他。可是我見了他，总觉得有些畏縮，而他呢，好像在人人面前有些畏縮，尤其在柴赫面前。我想拉姆是厭惡柴赫的。柴赫对待他也够坏的了，因为拉姆手脚不灵活，人又显得懦弱。他那富有表情的眼睛里，老是有的一种畏怯的神情，也許就是这种神情触怒了柴赫，可是我倒喜欢他这种神情。不过，無論什么命令，拉姆总不能很好地傳達，这种缺点也使我不滿意。

“雷恩！”法宾中尉在屋里叫道。

“你肯担任巡邏嗎？”

“当然肯，中尉先生。”

“我也要去，”齐賽鎮靜地說。

我們走到法宾那兒去。

“好啊！”他說。“你也來了。可是現在得抓緊時間！不到一個鐘頭，天就要黑了。天黑以前，我們還得趕好長一段路哩。”

巡 邏

連中尉在內，我們一共七個人。

“槍下肩！便步走！”

珍珠在我們後面趕上來了。

“這兒有一塊燒豬肉，”他低聲說，“還在滴着滴呢。”

接着他把一塊熱熱的、軟軟的肉塞在我手裡。

“多謝！”我說。“可是叫我拿着這塊肉怎麼辦呢？”

“塞進你的食罐子就成了，”他說完就轉回身去。

我從裝麵包的口袋裡掏出食罐，把豬肉塞了進去，然後把食罐豎直着放在大衣的右邊口袋裡。這使我的右腿暖烘烘了。我內心裡不由得笑起來，一來因為我有了暖烘烘的感覺，二來也因為他特地追上來把肉送給我。可是這以後我又留神起來了。

我們經過了前哨，走進了一座朦朧的樹林。這條路崎嶇不平，又很陡峭，通向下面一片窪地。中尉急急地走在頭裡。也許他對於法軍障地的情形已經確有所知。我們努力把腳步放得輕些，可是穿了釘靴，難免要發出一點聲音。松樹黑壓壓地站在寧靜的清新的空氣裡。

一座半坍的橋橫跨在一個深谷上。橋下深處，有輕微的潺潺流水聲。道路陡峭地通往上面去。樹叢中黑得可怕，可是空曠的林地上仍然映射着天空中微弱的霞光。

中尉停住腳步，打手勢叫我們別作聲。我們站住不動。只有我們身上的新皮帶在我們呼吸時，發出吱吱的聲音。

我們繼續前進。現在我們一定是快要走到最近的一座山脊了。中尉常常停下來。什麼聲音也聽不到，連鳥兒的振翅聲和落葉的蕭蕭聲也聽不見。看看後邊，樹林已到盡頭。只見一個高峯與天際相接。我們離開了那條路，沿着樹林邊緣，朝左面爬去。我們的腳下踏着短短的小草。樹林向左面一個黑暗而深邃的山谷伸展下去。在我們前面僅僅幾百碼的地方，一陣霧氣籠罩着樹林中向外突出的那個角落。我們就在那兒停了下來。天色已經黑得可以。中尉打手勢叫我們靠攏。

“高峯的那面，就是馬斯河。我不曉得法國人是不是在河的這一邊。不過，要是就在這一邊，也決不會就在河岸上。如果再沿着這樹林的邊緣向前推進，那麼，萬一受到冷不防的襲擊，那就危險了。高峯的右邊有一條路，路上可能有哨兵和巡邏兵。所以我們還是走中間那條路來得好。這樣，那邊走路的人就暴露在地平綫上，我們一眼可以看到。而我們有了樹林的掩護，就不會被他們看見。”

我們走過了一片燕麥地。露水很重。燕麥莖蓋住了我們的腳，腳一提就拍的一响。我的褲腳一直到大衣的下襠，全被露水浸濕了。

燕麥田里有兩個腳印！麥桿兒順着我們所去的那個方向倒過去，難道是有巡邏隊走過嗎？似乎只有兩個人的腳印。那一定是老百姓。可疑的是，老百姓竟會從燕麥地里走。他們必定是來作偵察的。

嗖！就在我們前面，有什麼東西飛過去了。我嚇得心臟也停止了跳動。我們停下來。原來是一隻鸚鵡！我自己也覺得難為情。中尉相當窘地笑了一下。

我們在薄暮中繼續往前走，來到了一片平坦的高地。中尉